

## 沿地平线

地平线，是一条隐隐绰绰的分隔线，在远方，也在脚下。

2007年，杨伯都下意识地选择了美术馆，这个她熟悉的空间，展开了一系列改编。早期的《在美术馆》中，她常根据素材图片对虚构空间里的具体原作进行简略地描绘，亦或截取局部、以大角度透视模糊原作。随着创作的深入，她愈发清晰地意识到，自己想要描摹的，是这种相对洗练空间中的“气氛”：

“从市政厅步行到费城美术馆，一路白雪皑皑。馆内幽暗无声，坐在画前的长凳上，我背靠墙睡了长长一觉。期间安宁无数次惊扰到了我，每当确定是在这里，又会闭眼继续睡去。这种空间的气氛可以随时被感知到，不论身在何处、何时，它都一直稳定存在。所以，我描绘的从始至终未有改变。”

在此系列的后期作品中，杨伯都保留了美术馆里常见的敞门、饰面、零散的工作人员或观众，却往往隐藏作品，或仅留一张白色画布。描绘户外场景时，她也尽量消减绘画手法或其他元素带来的打扰。平常的黄昏、草地、花丛、海滩、地面铺装、建筑结构营造的空间，不动声色地贴进了我们记忆中的类似情境。伫立在作品前，我们的观画视角与作品所呈现的正面透视重合，似曾相识的环境里，潜意识便直面着艺术家创造的场景，仿佛一抬脚，就走进这个杜撰出的空间，成为其间一员。

于是，空间潺潺地流动起来。美术馆里，消失点上的作品在最深处牵动着我们。然而，近景的敞门后有什么，到底选择哪一扇，穿过敞门，是向左还是向右？《日暮》中，正前方高高矗立的深灰色长方体在隐隐召唤着我们，但那究竟是什么，有多远，如何到达，以及……我们真的要去吗？

然后，我们看见了那个两米高的黑色方柱，通过四面的小孔向内窥：左右是一样的敞门，正面墙上的镜子里，映着我们自己。

策展人：周游